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四

儒事門

諸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韓子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諸子不可苟責○人有常言論古者人物責以苛論後世人物待以恕吁是固然矣昔夫子當春秋之末以扶持正道為已任而至於仁管仲惠子產詩書録秦春秋進楚學者惑焉夫管仲子產不過春秋人才秦楚雖大不過夷狄之國而聖人有取者盖議論渾厚亦聖人用心而況於學者乎夫在人則精別於錙銖之間在已則闊略於繩墨之外恕已而責人此學者之通患非一日矣夫自孔孟而下大道不

明有若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知以尊聖人爲心知以守
聖經爲學知以羽翼聖道爲文知以講明聖言爲教之人也
必其表表者也尚可以一二不醇全之處指摘其失而少之
耶此論人物於孔孟不作之後而衛道之儒每於諸子之表
表者縷指也
諸子各有可取○聖賢之名與日月並著學問之道如江漢
朝宗尊鄉之篤者必忘轡銜之勞歸慕之切者必求聞見之
益志於的而矢集焉指其軌而轍交焉尊鄉雖篤而至之則
未睎慕雖切而及之實難君子當以恕論之可也蓋嘗觀之
昔人所以遜相慕尚者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先謂豪傑之士也

人不皆陳良也明經摽覽以記問名關西孔子其人也經術精明以科目進當世仲尼其人也髫齔名稱以幼敏著吾家顏子衆論偉之議論應對以頴悟顯宗室顏淵時輩予之世非隆古人無全才隨其所就皆足自見彼有一善足稱者前世皆翕然推許矧如衛道尊師立言垂訓自孔顏而下惟孟子一人孟子以還末易多得有若希賢希聖之諸子焉如之何不恕其小疵而推許之哉

總言偉議 孔孟明道扶教○三代而上有王者作而道行三代而下有孔孟繼出以道自任而異端得以不熾且時至春秋非無少正卯之徒也自孔子者作而教有所宗主當時及門之士如顏之服膺師之書紳信守不渝故孔子之教卒賴

其徒羽翼之而雖有少正卯之姦無能爲也然教明於孔子
而教不保其常明道行於孔子而道不保其常行時至戰國
非無楊墨之徒也自孟子者作而敎有所宗主當時從遊之
士如萬章舜不臣堯之問公孫丑氣何謂浩然之問辨難請
益故孟子之教卒賴其徒扶植之而雖有楊墨之害無能勝
也蓋聖賢達而在上則以身行道時不我逢君不我用窮而
在下則以言明道孔孟雖不及遭時遇主奮身行道而獨以
其身處於邪說醬正之時使當時學者宗之如太山北斗而
用以開後世立言垂訓羽翼斯文之統嗚呼盛哉
漢儒董子明道○孔孟不作後學聾瞶秦人僨處士之横議
舉六籍而畀之烈焰其禍可謂酷矣然秦焰蔽天雖能毀棄

其書不能遂滅其理猶未若異端肆起而吾道遂無休明之日也秦漢以來諸子百家之書更見迭出其意皆欲自重其學也皆有疾視吾道之心也而仁義禮樂之理終不爲是而廢上之人有所執以爲治下之人有所視以爲學帝王之治雖不復見於天下帝王所以安民治國之本末遂湮没者是誰之功也吾觀武帝表章六經而董仲舒以醇儒對策有諸不在六藝之科抑勿與進之說則知上有所執以爲治武帝表章之力下有所視以爲學董仲舒抑去異端之力武帝之功固大而仲舒之功不亦大乎

法祖嘉猷本朝歐陽唱道○本朝奎畫呈祥文風開治前乎此也承五代之餘波士習垢玩文氣萎薾藝祖黃帝肇造區

夏再立人極崇重儒臣以風勵之褒賛先師以表章之逮至道學涵濡之久文化漸摩之極而歐陽子出焉返人心邪詖之溺而為正道之是學起文風雕鐫之弊而為古體之是崇吾道愈振而愈隆士習愈磨而愈銳於是南豐之曾眉山之蘇從而和之學不務於速成而以渾涵積習為工文不競於時好而以理致根源為尚扶植道義之正統講明理學之深趣胚渾當代之盛治昭示後學之正塗皆數大儒之功也其為我宋儒宗之領袖疇曰非宜哉

本朝朱集夫子○大抵治無常盛崇極而圮從古固然而道學之盛衰亦猶之本朝天聖嘉祐以來文化極矣道學成矣未幾而王金陵以新經之似亂儒學之真人心失所師嚮道

統無與維持尚賴天祐斯文碩果不食有若周濂溪者獨探無極太極之妙深得孔孟以來心傳之學倡道東南而二程橫渠從而和之自是道統傳授大教興行雖厄於崇觀厄於宣靖而不能復萌櫱於炎紹又不能不復枝幹華實於乾道淳煕吾觀乾淳之際異人輩出正學大明張之教行於荆呂之教行於浙朱之教行於閩如笙簧之並奏無非雅樂之正調也迄今朱子之學尤盛上之人表章而至再至三下之人崇信而且敬且慕者也朝廷節惠之典猶有所待近年曰宣曰成曰文之謚與周程張數先生皆以子而見稱

時文管𨷂四子未可苛責○荀況之書明君臣之道論禮樂之本觀之解蔽而得聖人之所以治心修身觀之儒效而得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于三王而羞五霸其道可謂醇矣柰何性本善也而以爲惡禮本性也而以爲僞以堯舜爲非辭禪是不知書以周公爲非恭儉是不知禮孟軻子思亦不容訾矣乃併與十二子而非之則其失在於好異故也楊雄之書尊大聖而黜諸子扶正道而排異端厭雕虫篆刻之學麾鄭衛韓莊之流而適堯舜文王之道其論周秦以來君臣之事一槩諸聖宜議者謂其論不詭於聖人可謂醇矣及其妄自尊大以法言比論語以訓纂比史篇以州箴比虞箴區區求合於前人遂使議者謂如吳楚僭王宜得誅絕之罪則其失豈非在於好同乎王道之書多至於三百七十有五篇而世泯絕不傳獨中說爲可攷其大槩以明帝王之道達天

人之分紹宣尼之業由周公之事潮廿論天地必繼之以君臣論教化必終之以禮樂凡諸常之徒答問之際未始不本於仁義忠信而折衷於孔子則其醇駕可訾哉及其續詩而不足以導事作元經以擬春秋而不足以道名分所謂中說者皆模寫剽切老莊論語之文以助瓌壯至使議者謂如太公家教則其失在於好同故也韓愈之書其五箴之所微動

無非法五原之所

述言無非道當正元元和間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刑以朴剗僞以眞排釋氏斥百家周情孔思千態萬狀卒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其醇駕可訾哉然而是非頗謬於聖人故孔墨之道不同也彼乃以爲相用情性之本無二也

彼乃列為三品而原道之作亦云善矣柰何以仁義為定名而道與德反為虛位是則不得謂之無牴牾聖人者矣豈非失於好異乎惟其失之於好同故楊王之書雖清潔峻整嚴毅端莊而其弊也未免有蹈襲之誚惟其失之於好異故荀韓之書雖汪洋汗瀾淵源澄深而其弊也未免有叢雜之譏二者皆失矣愚故曰學聖人之道而未得其全者此也

緒語騈珠

王通明白正大蓋扶世立教濟時行道之學

中說議論問荅本樂天知命窮理盡性之書

荀也通故而辭於駁

楊也摹倣而失之泼

王仲淹曉作用而躐等之議未免

韓退之識大原而密察之功未加

王文中隋隱君子也退處河汾潛心先聖續經之作可通大義可關教源此固已與聖賢同功矣

韓昌黎唐之大儒也爲諸儒倡立一王法原道之作可障橫流可矯偷俗眞足以明正統於不傳矣

荀卿氏體仁希聖抑伯崇王齊楚雖不用而斯道不少貶蘭陵雖可發而正論不可磨敷陳往古持挈當世者卿之本心也

揚雄氏艱言苦志博洽多聞太元之草得於窮理盡性法言之作異於詭論曲說陶冶大爐磅礴群生者雄之所學也

當今獻策 四子皆在所取〇大抵論人物於孔孟而下者當

取其長而捨其短毋寧以其短而棄其長當取其善而恕其失毋寧以其失而少其善吾觀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而通之明王道達禮樂而其失也特蔽於模放而失之拘愈之詆異端排老佛而其失也特蔽於崖略而失之亢要之皆明道者也皆守正者也誠得孔子以爲之依歸則其所就當不止此而世之好毀詆人物者或以一二未醇全處而併與其可稱者而沒之亦已甚哉持論刻核則千古無全才制行以已則百世無可取與人不求備自昔所尚而方人不暇夫子何嘗以已而律人衛道如況雄通愈之篤好士之業儒者亦難及之矣而顧忍於譏之何哉昔孟子心近厚而獨於異端邪說則不貸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君子亦無可議

於四子矣
崇正學以救俗○方今治教休明表章正學朝廷之所去取學校之所趣舍皆關萬世之綱常皆係後學之風俗自宜道德一而風俗同矣何邇日廷紳之奏猶有端士與小人角立邪說與正論並行必至昏亂是非之慮而敷陳之目且別白以爲之言有所謂樞屬中之立邪說者有所謂鄉聯中之立邪說者有所謂講席中之立邪說者有所謂三館中之立邪說者聖明當宁賢俊充庭豈真有此毋亦是非邪正之際雖區別於前日而猶未大彰明於此日耶曩者文公四書之褒崇荆舒侑享之擯撤若嚴於勸善懲惡矣曾幾何時而綱常之亂禮法之斁自忍負名教者而首犯之人心易移趨者瀾

例至於今日是無怪邪説之行有如廷紳之所慮者槩欲攙回世道一正人心毋亦愈崇正學愈用正人以示其興起風厲之機可乎

學不必攻其異○每觀儒者之學其入門也不同其行道也則一其發端開序也不類其成德達材也殆無間然英賢之生於天地間何可齊也其聰明皆足以入道其資稟皆足以成德有得宗師以爲之依歸由醇正而入醇正者有負資稟之絶人就其所得信以行之始與吾道而終以成德自名亦不叛吾道者故以正入正由初曁終而純如者固正之正者也以矯正而入正始與吾道而終不戾吾道是可出此而入彼出彼而入此以後生晩學輒肆擬議於其間哉當知爲吾

道愛惜善類爲吾黨封植正人謹守其學精習其書以踐其行會其異而歸之同約其離而返之合也

總意收結 四子更相詆訾○雖然四子之初心皆欲自比於聖人也並荀況於孟子尚可非訾而王通以董常比顏子則其意蓋自任以孔子者歟揚雄切自比於孟子而唐史謂韓愈自比孟軻則其道自比於孟子者歟惟其師孔子之言而未得其所以言師孟子之書而未得其所以書故其終也不能無失而至於互相詆訾荀況之書至揚雄之時則以爲同門異戶楊子之書至韓愈之時則以爲大醇小疵而王通中說乃至斥爲六籍之奴婢而韓愈之道雖籍湜輩亦不保其叛去嗚呼一何工於論古人而拙於用已歟雖然自周訖唐

寥寥千載間聖人之道所以晦而復明鬱而復發崇獎扶持至于今不泯者四子與有力焉殆未可以輕議

嘗質關洛之言○雖然尚論千古衆言殽亂吾以爲不若折衷於關洛諸君子焉荀子才高過多揚雄才短過少程氏之言可覆也文中好處甚多韓子大綱皆正朱子之言可證也偏駁不醇吾不爲蘭陵去就不足觀吾不爲子雲因中說之格言求原道之等作遡諸儒講明之大旨則四子不待辨而明矣願從先生質之

故事源流

引用事實 荀子○程子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荀卿才高其過多　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

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遺書

邵子曰莊荀之徒失之辨皇極經世

楊子○程子曰楊子之學實　楊雄才短其過少　楊子無自得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楊雄規模窄狹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遺書

文中子○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

之類皆非其所作（道夫）　文中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書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並同上）朱子曰文中子雖是根脚淺然卻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語錄）　問文中子曰其書多為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　文中子論治本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

純不及（上並同）

韓愈○程子曰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謂淺）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脩性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傳者何事（上並同）朱子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語錄）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愈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　問

楊子與韓文公優劣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楊子為人深沉會去思索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　考訂韓文公與大顛書曰眞箇是有崇信底意思在是貶從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　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見識高處上並同

諸子二　獨取韓愈　以世降明道立說

策頭 明道於去聖未遠之日若易為力明道於去聖愈遠之日若難為功夫道在天地間本無所謂甚明亦無所謂甚晦故亘古今窮宇宙天下有治亂而吾道不以治亂有間也天下有泰否而吾道不以泰否而有異也同是古今則古今同

是道同是宇宙則宇宙同是道夫是道升降之跡若與世運相為推移而儒者之論又有道隆道汙之別於是遂執世道之升降謂吾道若與之為升降去聖世之近者則以為明道之易去聖世之遠者則以為明道之難吁有是哉是故非篤論也然亦未可盡非之也自孟子有見知聞知之目意謂見而知之者去聖人未遠也聞而知之者去聖人浸遠也未遠者得於見知其知也真浸遠者得於聞知其知也略如之何不謂明道於去聖未遠者易明道於聖浸遠者難乎

策段 昔者聖人固有終身未離於臣子之位而乃得與聖帝明王同居道統之列者莫幸於周公亦莫幸於夫子周公之幸父子兄弟皆以聖人而處以聖人而傳道於聖人其傳也

何其易以聖人而明道於聖人其明也亦何其易故有神交而無齟齬也有意合而無扞格也文王之易詳而爲周公之易其辭有詳略也而其道則同其文有繁簡也而其義則一吾故曰周公之幸幸於得聖人而並處其有功於道統也不其易乎至若夫子之幸則幸於天縱以德而有可繼之資彼其生於晚周去伏羲堯舜禹湯固遠也去文武周公亦不爲近也雖見文武於方冊交周公於夢寐然傳聞之不如親承也概想之不如親炙也故周公所已爲者孔子從而增爲之所得爲者孔子從而盡爲之易則增周公之所已爲者春秋則盡周公之所得爲者也蓋不如是則道不明道不明則當去古愈遠之世人心愈見其陷溺世道愈見其陵遲三綱愈

淪九法愈斁非特往聖垂統之功不續而來世雖有作者于
何而尋其統緒之傳乎吾故曰夫子之幸幸於得以身而上
繼聖作其有功於道統也諒亦難哉
吾觀韓愈之論孟氏也若曰道至軻死不得其傳是以道統
獨於孟氏也若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以孟氏上配大禹
也夫以韓愈之才之美乎昔未嘗下人固嘗曰世無孔子不
當在弟子列則是韓愈未肯自同於孟氏也今而推尊孟氏
一則以之居道統之列二則以之並太禹之功抑何前後許
予之殊耶蓋孟子之功誠不可及已天下之道成其終者實
難不終乎此則無以始乎此孟子集傳道之終事往者以是
而成來者以是而續其難何如天下之事正人心之陷溺者

實難有正人心陷溺之功則不翅脫人生陷溺之功孟子闢楊墨以正人心使常心與常產以俱遂生理與生計以俱全其難何如惟其傳道成終之為難而明道解惑之為尤難愈從而推尊之不為過矣

【書】唐史贊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百餘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韓先生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李漢作文集序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夫孟子荀卿翼

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踩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孔道巍然而自正（皮日休書）東坡曰自東漢之衰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廟碑）

離騷（附）　以辭主忠憤立說

策頭　砥礪誠節而以事業自許者忠臣之志願也振摛藻巖而以翰墨傳世者乃忠臣之不幸也讀原騷經者亦感慨於斯而已矣以士生天地間挹掓蘭之芳挺鸞鳳之質抱復正

則稟賦靈均幸而依光日月感會風雲則激昂志氣把握樞紐而以泰宇宙安黎蒸固其志也不幸而王室多虞國步幾譽則守鐵石之深衷勵氷霜之素節捐軀報國雖蹈奇禍而不變亦其志也而今也上之不得以預依光感會之盛下之不得以效捐軀報國之忠結舌於朝廷而長歌於草野切齒於堂陛而哀吟於江湖懷忠鬱怨不得少見聽於君而為長歌短章言縷縷而思悠悠也吁此其志可悲而其文尤可悲矣其原之謂乎

【纂図】自天下之心變而離騷之心非後世所能知自天下之文變而離騷之文非後世所能得靈氛之占女媭之詈漁父之對甚而揚雄班固之譏議盖不勝其淆淆詹詹今以古人

之心求其文則不惟得其文而且得其心矣何者忠臣不事二君不聞其可去也使宗國而可去也則原亦遠逝而無狐疑矣又何待乎靈氛之勸也雖然靈氛非靈氛也原之託爲此言者則以其言其不可去也古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不聞其可變也使好修而可變也則原亦捨博謇而服菉葹矣又何有乎女嬃之詈也雖然女嬃非女嬃也原之設爲此言者亦以甚言其不可變也君子涅而不緇不聞其可溷也使世濁而可溷也則原亦淈泥揚波而與世推移矣又何待於漁父之對也雖然漁父非漁父也原之說爲此言者又以甚言其不可溷也昔楚之讒原者固曰自伐其能也今雄謂原揚其蛾眉固謂原露才揚已何哉蓋君子所欲有甚於生所惡

有甚於死而雄也固也則無甚於生與死也此雄之所為龍蛇也此固之所為卷懷也雄誠龍蛇省固誠卷懷者若之何以己之心度原之心也

我朝先正大儒嘗撫離騷集為一編固有深意而以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斥雄固亦雄之徒其在所鄙也可知吾嘗謂宗臣如劉向則雖無騷亦可無愧於原況能和於後乎而為臣如雄者其視原眞騷之罪人也而顧反騷以譏之悲夫原之志則忠矣而不幸沉抑於中散揚雄亦幸而昭雪於先正大儒也

是故世之持祿保位者不足與語愛君憂國之事也天下之偷生憚死者不足與語忠臣義士之所為也故屈子亦曰心

不同兮孰勞又曰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慈傷之也
張儀至而延盜於堂奧矣懷王出而畀國於豺虎矣鄭袖說
售于蘭之姦行讒發狡庸而甘恬禍凶矣則是夏之虛所來
門之蕪郢之可哀其何日之有詩曰民之無辜併其臣僕此
可慮也不然原亦人耳其好生惡死豈與人異情哉誠懼夫
偷生之禍有甚於沉身也

【事略】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
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
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
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
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

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
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
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不行不聽既
往遂爲所拏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
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
漁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
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沉而死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顏
師古云擾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
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　本朝宋景文曰離騷爲詞賦之祖
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朱文公曰原
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

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
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
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
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
怨妻去婦收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
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
重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五

儒事門

諸史 (附) 史記　兩漢史　三國志　晉史

南北史　隋史　唐史　五代史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作史所貴者三○求史筆非難事乎君子不患無其才患無其節不患無其節患無其道夫奇瑰宏博之士挺挺出頭角意氣掀天地學識通古今斯人也使之執簡濡毫汗青揮墨則品藻條貫各有倫類編摩極品藻之工毀譽明是非之鑒若是者可謂有良史之才矣抑尤未也吾將觀節焉每飾主缺多爲時諱吾不與也持公議之權衡無私意之

牽掣非為覓米而作好傳非為受金而諛盛德慷慨立義操志不回正色直書寧得罪於一時而毋寧得罪於萬世之清議若然者可謂有良史之節矣抑猶末也吾將觀道焉惟精惟一堯舜之心傳也非知道者其誰錄建中建極湯武之心學也非知道者其誰記向非百篇之義裁之以道則堯帥諸侯朝舜瞽瞍亦北面而朝之之事將不為齊東野人之所誣乎啓與益之始終將不為小説異書之所誣乎伊尹與太甲之顛末得不為汲冢竹書之所誣乎是以作史貴知道知道則不好同不喜異而能知聖君賢臣之用心矣

參較諸史有二〇以世變之升降而較史筆之高下不若以學力之淺深而論史筆之高下以世代之久近而較史筆之

難易不若以心術之公私而論史筆之難易自道而節自節而才時有隆汙則史亦與之而隆汙治有粹駁則史亦隨之而粹駁此以世變而論史也君子則曰隻字權衡萬世標的秉史筆者當以學之淺深論不當以世之升降論使其學而果造之深歟則寫聖賢之心以其道快世教之立以其節紀事物之潔以其才顧所施何如爾否則望道未見何以載道立節未正何以達節小才不能以大受又何足以言才以若人而任紀述之責吾未見其能傳遠垂後也史云史云云世變云乎哉又近世殊繁簡事異世遠而事繁則直致其辭若雖易而旁括其事者實難世近而事簡則婉寓其意者雖難而盡記其詳者實易此以世代而論史也君子則曰一編紀録

千載雖黃任史責者當以心之公私論不當以世之久近論使其心而果純乎公歟則有書時事而人不以爲嫌微致褒貶而已不以爲怍繁者不見其爲冗而簡者不病其爲略顧所用何若爾否則惴惴於恩怨則閣筆不敢書凜凜於禍福則斂手不敢措利害未免怵於已而榮辱豈能加諸人以若人而當記載之任吾未見其能發微闡幽也史云史云世代云乎哉

稽古偉議 孔子直筆明道○董狐不作南史寂寥直筆之不見於世久矣畏天刑歟怵人禍歟爲利回而爲義疚歟 曰可歎也愚聞之曰公者道之衡作史而出於公則述其所難者終必易私者疑之府作史而出於私則述其所易者終必難

春秋夫子作也夫子非春秋人乎趙盾之強也而書之以反
陽虎之暴也而斥之以盜列國之君大夫之貴也而或黜其
爵或貶其族或削其氏魑魅神奸昭昭神禹之鼎而不得遁
其形夫子亦立召禍之的矣然而趙盾不能加陽虎不能害
列國之君大夫不能危夫子何以得此於人哉公也說者謂
其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非也遜則不公矣而何以爲春秋
韓愈不任史責○昌黎韓愈唐人傑也史筆之任在愈可以
無愧河東柳子厚中山劉夢得作書勉之愈乃牢辭固避謂
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其意以爲左氏有失明之報子長有蠶
室之寃孟堅瘦死范曄族誅陳壽廢卒蹷齒崔浩騃人禍天刑
職此之由愚度其意正不爲此愈自負念爲唐朝第一等人危

言鯁論頗爲當時取信一經筆削片言隻字少有疵纇則受金乞米之誣從此而得而百世之誚不可逃矣若欲以文取名耶雖不作文公議猶不我捨也若欲公褒貶申直道耶郡國所上起居所記已失於顧望十羊九牧甲可乙否復病於監臨雖欲公褒貶申直道有不可得也愈之牢辭固避意或在此如其人禍天刑是畏愈必不然矣

法祖嘉猷 國家崇尚史學○國朝文明開運學校養才群經諸史朝吟暮誦至於明習國典通達世務則於史學尤重焉先正司馬溫公文行俱美史學尤富嘗奉神宗皇帝之命會稡千有餘年之事名曰資治通鑑一書始於周威烈王終於五代綱舉條截詳而不繁簡而不遺眞史學之指南也進開

睿覽寵錫序文宸章耀日月之輝史筆垂古今之籍夫何中
更聾瞽之黨倡為詆毀之議史學幾廢邪說得行尚賴道由
天錫書以序存殆猶六經厄於秦火而易以卜筮僅存也自
時厥後學經者取其理致學史者取其器識至慶元間經學
固盛史學亦崇不事浮虛惟取練達學有體用非崇體而廢
用也道有本末非舉本而遺末也作成俊秀之才皆為帝頊
之彥仰視唐人以三史取士漢史並列於六經而傳習之儒
見稱為九經庫者無以異為也史學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文公通鑑綱目○自麟經絕筆史法之褒貶不明久矣至紫
陽朱夫子出始取温公之通鑑而為綱目一書則規圓矩方
繩直準平始一倣乎春秋自今觀之所廟以立書五帝以始

郊書是無他故焉春秋嘗書立煬宮矣嘗書辛丑用郊矣皆所以譏其失禮也原廟之立文過不經五帝之祠矯誣瀆亂我是用紀以立煬宮辛丑用郊之書法有年之書於蕭梁後唐大有年之書於永平貞觀開元是無他故焉春秋嘗書有年於成公矣嘗書大有年於宣公矣皆所以著歡欣生於不足也蕭梁後唐前此之無年多矣永平貞觀開元後此之無年多矣我用是紀以威宣有年大有年之書法凡若此類悉法春秋吾知綱目一書皆文公史筆之可追聖經者也

[illegible]世降而乏史才○帝王盛世為史者非無節也特不以節著耳非無才也特不以才顯耳渾渾然相忘於道術之中而節與才何事焉春秋以來世變下矣南史之書崔子

董狐之書趙盾萬世之下猶有生氣直哉史魚夫子且喜稱
而樂道之嗚呼此豈士君子所願欲哉長江東流日夜無聲
忽過瞿塘灩澦乃始大鳴以泄其怒故君子願史筆渾渾如
帝王之世不願史筆諤諤如春秋之世也道德薄風俗漓守
節之士又不得見得見有才者斯可已司馬遷易編年為紀
傳左丘明之後䰟然史臣一巨擘也上自黃帝迨于漢武上
下數千百載間斯亦已勤矣然先黃老而後六經則非道也
退處士而進奸雄則非節也探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
直其事其核不虛美不隱惡謂非有史才則不可然甚為疎
略或相牴牾所以病史遷之才者有三焉意氣憤鬱之余故
其文多悲惋登覽游觀所至故其文多豪放多愛不忍之習

故其文多好奇至若其疎略牴牾之細者非可以一二枚舉也豈容捓星宿而遺曦娥哉

擅史長者在學○切嘗觀之二典並陳三謨品列危微精一發揮堯舜之精神都俞吁咈模寫禹臯之氣象非史之純於道者乎史魚秉直董狐竭忠如矢之稱不以道之有無易其守執簡而筆不以身之生死異其心非史之出於節者乎太史公父子網羅舊聞收拾故典紀傳所載歷叙古今之評八書所包曲盡三才之奧非史之出於才者乎然道也節也才也要自學中來也覆廷史臣親見聖人而帥之學足以造道故其書亦純乎道史董二子習聞君子之遺論學足以守節其書亦徇乎節太史公紬繹石室金匱之藏所學雖博而未

能造其深故其書止於才嗚呼使史董而獲立於虞廷得聖人之要旨則典謨亦豈多遜使太史公而尚生於春秋揖故家之遺風則死節何敢力排生乎秦漢之後而欲效顰於典謨之書道與節不足而僅局於才果世變之使然乎抑學力之不足乎

史筆所患凡四〇秉史筆者其患有四拘於時則有所諱而不得騁拘於才則有所窮而不得騁拘於私則有所蔽而不得騁拘於衆則有所制而不得騁此四患也何謂拘於時且君非勳華臣非稷契賞刑垢玩事業堙蕪上下顧惜觀察意旨深言之訕上淺言之誣下當是之時不能直筆猶曰史焉故班固漢史每飾主闕華嶠晉書多為時諱若是則有所諱

而不得騁也何謂拘於才且學昧衆流識蔽小道文不逮意意不逮理淺則入俚簡則近陋偏見僻說不足以發善惡奚可云史故魏室之書紀事囬流唐世之史猥釀不綱若是則有所窮而不得逞也下是則愈不足道矣拘於私者死黨背公挾忮怨上沒美任怨隱惡市恩得米則爲好傳受金則比伊周借一時之史筆逞平昔之私志故陳壽蜀志深詆諸葛李瀵順録力抵吉甫兹非有所蔽而不得騁乎拘於衆者上下牽制權不在已持見疑異閣筆相視甲可乙否含毫不斷事蹟所陳往往湮沒故知幾憤於十羊九牧韓愈卒於竄定不全兹非有所制而不得騁乎掃去四患而後史臣之直筆見矣

知我罪我付之萬世之公　不敢以情蔽法
人禍天刑忘其一身之計　不敢以恩掩義
誰毀誰譽直道而行　愛名者以史筆爲榮　峨冠蘭臺
或筆或削據理而定　知道者以史筆爲懼　紬書金匱
欲心一動直道難行　不敢以好惡亂是非　瑶編汗簡
懼心一萌曲筆捷出　不敢以愛憎紊曲直　璧府珠函
毀譽任情而是非瞀亂　誅奸諛於既往　萃聚儒臣
褒貶徇世而曲直混殽　發潛德之幽光　搜輯鉅典
知富貴之可慕而不知名檢之當畏
知權勢之可恐而不知鬼神之難欺
知一時褒貶之用情而不知天下萬世清議之不我恕

當今獻策講筵留神史學）國家列聖相承講學是務惟經與史究心不忘聖天子仰遵家法俯逮講筵凡前代治亂興亡之迹史編之具陳者既已講貫而無遺矣嘗觀唐穆宗一旦經史何先之問薛放區別而爲之對且云史以見古今成敗之跡誠學之亦當有補于理故我祖宗以來講求史學尤不敢後藝祖皇帝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遂激勵其臣以金紫之服高宗皇帝讀漢光武紀以爲有益中興之治因思不若書之爲愈藝祖肇造高宗中興典學之勤前史是閱得之於心推之於治用能定一代肇造中興之業厥今國步漸平世運將泰是可不留意於學乎是可不資史學以濟其功業乎惟史足以見古今成敗惟史足以究政事是非亦

惟史足以驗君相得失留神玩閱刻意講求參已往設施之
方圖方來經濟之業是誠有資於史也
士當講明史學○我宋文治興隆人才輩出皆由潛心玩學
而得之而學之稱爲該博者必於史學而無遺也況是歷代
以來史編浩瀚雖汗牛充棟不足以盡其篇帙也雖焚膏繼
晷不足以窮其指要也父兄之訓誨師友之漸磨亦惟曰稽
古獲印綬耳亦惟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耳方今槐黃之期又
迫汗青之史雖精有司校文論則取其理致策則取其器識
苟史籍之徒富而史學之未充則所謂理致器識者于何而
出之聖天子嘉與多士成其才大比賓興群才鏖戰預期眞
實以副選論爲多士者誠能富文史之學以應文衡之選不

尋虗文惟求實用則縱今以往必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以備時才之需雖以史學而任史職可也

以史學養史才○方史館儲英儒紳進用編摩國家之鉅典揚勵祖宗之偉績將以傳之無窮垂之罔極且與天地相爲長久也惟兹職任之重必非謏才所能堪事業之宏必非淺學所能稱才學如司馬子長而後以史顯名才學如班孟堅而後以史得縈家傳其學世修其業父作而子述以談爲父而遷爲之子彪爲父而固爲之子富於見聞熟於講究而後史筆有足觀者是以古人稱作史之難上焉者取其道中焉者取其節下焉者取其才而是三者又皆根原於學學之素充則一旦進當史筆之任以道以節以才而自見作史之長

不在班馬之下矣史官之難其人也如此哉

生意收結史亦難於求全○雖然六經者先王陳迹而史籍者又六經陳迹也誠以成敗大計褒貶大法姑存此爲後世殷鑑耳片言隻字寧免無疵以孟子之於經宜其深信之也然其說詩則曰不以文害辭而已其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以六經者先王之陳迹學者當即言以求意可也況於史籍又可吹毛求疵乎後世有糾繆之過苛者如王通謂史之失自迁固始而不知奴婢之譏正自不免宜古人發嘆於典論

史筆惟公則信嗚呼蓬萊道山地至清也册府芸香職至華也搜閱金匱石室之珍儲討論鑾臺鳳閣之故實儒生之至

縈遇也夫苟一私纒縛百事顧畏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有期汗青無日居是職者亦有靦面目矣愚嘗愛孫盛作晉春秋質以大司馬之威而不變吳兢撰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褚遂良之是非必紀魏謨之善惡必録雖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古人與稽若此數子者可矣不然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而奚暇於訾遷

故事源流

引用事料 史記○司馬遷爲太史令紬金匱石室之書自陶唐以來至於麟趾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其書有刺客有四夷有循吏有儒林有佞倖有滑稽

有日者有龜筴有貨殖有叙傳凡一百三十卷

班固贊司馬遷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以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前漢書○班固所作也固字孟堅後漢章帝時人著漢書起高祖至平帝本紀十二年表八志十列傳七十有儒林有循吏有酷吏有貨殖有游俠有外夷有外戚有叙傳凡一百一十八卷　范曄賛班固議論嘗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死節

後漢書○范曄所作也曄字蔚宗南史宋文時人著後漢起光武至獻帝本紀九皇后本紀二志三十傳八十有黨錮有循吏有酷吏有宦者有儒林有文苑有獨行有方術有逸民有烈女有四夷凡百十二卷　劉知幾史通論范曄曰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出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甚焉

三國志○陳壽所作也字承祚仕蜀爲令史蜀亡晉武帝

時為著作郎魏志三十卷紀四傳二十有六有后妃諸王有方技有夷狄蜀志十五卷吳志三十卷君臣俱謂之傳　隋李德林稱陳壽蜀人其志黨蜀抑魏案曹公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壽皆依違其事無所指言劉王終始無瑕何比少康光武壽抑其長攻其所短蓋魏為典午所承蜀乃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虛說劉非安有背曹向劉疏魏親蜀者乎

晉書〇舊有臧榮緒集錄東西二史以成書貞觀中太宗敕房玄齡褚遂良重加修撰於是奏取許敬宗來濟上官儀等八人分工敘錄至於宣武王陸四贊獨稱制者蓋以當時修史者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學者譏之故太宗親

撰四贊以息浮議故其書謂之御製十八帝爲帝紀十志爲卷二十列傳七十五凉四燕三秦三趙夏蜀十六國爲載記三十其列傳有后妃有孝友有忠義有良吏有儒林有文苑有外戚有隱逸有藝術有烈女有四夷合爲百三十卷然承江左之餘風文多駢儷六非作史之體　史通論曰唐脩晉史有論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嗣論以贊其黷彌甚猶文士碑續以銘釋氏演法以偈　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録搜神記之徒詼諧小說神鬼怪物唐朝所撰多採以爲書終見嗤於君子矣

南北史〇李延壽所作也延壽唐人貞觀中直國史先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各有國史南北異方五相詆毀延壽父大

師思所以改正事未成而卒延壽乃續成父業南北二史本紀二十二卷列傳一百五十八卷南史本紀十列傳七十有后妃有宗室諸王有循吏有儒林有文學有孝義有隱逸有恩倖有夷貊有賊臣等傳北史本紀十列傳八十八有后妃有宗室諸王有外戚有儒林有文苑有孝行有節義有循吏有酷吏有隱逸有藝術有烈女有恩倖有僭僞附庸有四夷有叙傳詳於北而略於南以唐承周故也白虎通云顯慶中李延壽以近代諸史南起宋終陳北起魏迄隋合一百八十篇號南北史其君臣統例紀傳群分皆以類相從　宋史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序事多虛齊沈約撰爲百卷名宋書裴子野更刪爲宋略世以裴略爲上沈次之齊史

江淹有十志沈約有紀志傳合五十九篇吳均有齊春秋三十卷梁書沈約等所撰已有百篇值國家存没並從焚蕩劉璠以所見聞撰梁典三十卷姚察有志撰勒至陳亡其書不就陳書姚察刪改粗有條貫陳亡持以入關察依違荏苒終未絕筆唐初其子思廉奉詔撰成梁書陳書　元魏史自崔浩等誅遂廢官文成始復其職皆作編年孝文始詔李彪等分爲紀傳齊天寶二年勅魏收勒成一史收謟諛於魏室多不平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號爲穢史至隋敕楊素等別撰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以收本爲正焉南北史有實錄注記隋王劭造編年書號齊志李德林創紀傳書唐初敕其子百藥續爲五十卷周史柳虬領著作正直可稱隋開

皇初年牛洪撰周紀皆抵忤唐家貞觀初敕令狐德棻等共修輯定為周書並出史通

隋史〇唐魏徵等奉敕所修次也帝紀五志三十列傳五十有后妃有諸王有誠節有孝義有循吏有酷吏有儒林有文學有隱逸有藝術有外戚有烈女有夷蠻戎狄有逆臣凡八十五卷 開皇時王劭為八十卷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唐初敕顏師古孔穎達等共撰隋書五十五卷初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有書仍命學士分修使魏徵總知其務合為五代紀傳惟志未有其文又詔于志寧李延壽等同撰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寔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

唐書〇紀志表本朝歐陽公脩所作也傳宋公祁所作也本

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有諸夷蕃將有忠義有卓行有孝友有隱逸有循吏有儒學有文藝有方技有烈女有外戚有宦者有酷吏有藩鎮有四夷有姦臣有叛臣有逆臣凡二百二十五卷

五代史○舊梁唐晉漢周各有史本朝太祖開寶中盧多遜扈蒙等修五代史史成而褒貶失實仁宗命歐陽公修之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本紀十二家人傳入即后妃之傳也梁臣傳三仕於梁朝者也唐臣傳五仕於唐朝者也晉漢周臣傳各一仕於晉漢周朝者也死節死事傳各一守節忠義者也一行傳一高尚者也唐六臣傳一唐背附梁者也義兒伶官宦者傳各一皆其本寔者也雜傳十九皆歷仕累朝無操

守者也司天考一職方考一蓋天文地理志也世家十時倂方割據者也又有十國年譜一四夷附錄三皆諸國興亡四夷強盛之事迹也凡七十四卷

諸史二　取遷固　以見稱良史立說

策頭善作史者必妙其意善論史者不拘其例不以例拘之而以意會之庶不失古人述作之旨矣夫史之例固不一而其例之大者有二曰編年也紀傳也麟經絕筆遷固易編年而紀傳之不虛美不隱惡不詭激不抑抗二子誠有良史之才而勢利之崇貧賤之羞輕仁義賤守節或出於有激而言或出於有爲而發識者當以意觀而文中子乃以陳壽紀傳之失自遷固始是特以編年之例拘之而不以意會也伯夷

之首於列傳韓非之同於老莊褒所當褒貶所當貶公是公非同乎古人是正得聖人之意而纂定道之綱豈容徒以例拘之而不以意求之乎

纂疏事記於史官之筆者可以史言事出於聖人之手者不可以史論合古今之史而論之溫純如左氏簡潔如子長雄健如孟堅是固作史之巨擘也然其才氣之所充規模之所就特未離乎史筆也至於正軌範以立百王之經示褒貶以代一王之法筆削之妙如化工焉其可與作史者例論耶書者古史也帝王之軌範政治之權輿所從出也聖人又從而定之芟繁亂剪浮辭斷唐虞而訖周而後大經大法曉然而易遵坦然而易行然則書也者非聖人莫能定也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也君臣父子之大經禮樂征伐之事所由記也聖人從而脩之抑諸侯而尊王室即十二公之行事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後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然則春秋也若非聖人莫能修也是故不觀諸史無以見聖人之言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不質諸聖無以見作史者各隨量而有得獨至於春秋一經刊定於聖人之手萬世而下不能加毫末於斯矣

○學者談經味道之餘不可不知史自春秋而下以史才名者莫善於遷固遷之得也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固之得也贍而不穢詳而有體雖其不純可取尚有瑕疵於其間然良史之稱春秋以來屈指於二子矣愚嘗差次諸史而為之評曰春秋之經其文則史其義則歸之天子未易及也遷自知其

才不逮聖人易編年而爲紀傳固因之是二子初不敢以春秋自擬也吾固不敢繩以春秋下乎春秋凡皆史也然何敢望遷固愚從而評之曰遷固之史可與左丘明鴈行可使范曄北面可使陳壽作衙官晉史而下又可以奴僕命之也蓋左氏之傳其文緩其旨遠炳然有三代之風而班馬二史之雄深雅健似亦少減然猶可與之鴈行范曄述東漢標格卑陋文采不足以動人嘗自謂其博贍不及班固則於遷可知矣以是知其可使之北面陳壽志三國義例舛駁校其書而譏之者十嘗八九以是知其可使之作衙官下至於二晉所紀南北所載則又皆誕謾詭怪其言皆類淫巫瞽史自遷固視之雖以奴僕命焉可知矣嗚呼作史之難一至於此如遷

固之書正未可以多得凡愚之所取者非愚之私言也前人之公言也　大凡經之外則有史焉史之作則有法焉何以言之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典謨訓誥誓命之法也其書也爲經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春秋之法也其書也亦爲經變春秋編年而爲紀傳遷固之史法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婉而不穢詳而有體亦莫不有一家之法焉遷固而下不足論矣欲論前史之優劣必於遷固而有取要之作史者必世其家然後義例有據故遷史之書實終父功班史之書亦繼彪業不無所自來也

書評文中子云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天地　蘇洵

云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過一者也尚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五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六

儒華門

國史　玉牒　寶訓　會要　實録　實録辨誣

日曆　時政記　聖政　附　通鑑

名流纍業

立意發端　有史才有史職○有史才有史職褎集一代之大典制作一家之成書論述有體則斷宜獨而不宜雜筆削有機則事宜專而不宜分苟非其人未易爲筆此史才也若遷固書志之作昌黎實録之修是已記載一時之典禮纂書當代之政事君舉必書則有言有動非一職所能備事存諸館則或小或大非一局所能兼廣記備言人舉其業此史職也

若我朝國史實録之分院玉牒會要之列司是已夫史才之得誠有待於後而史職之建不可闕於今何則行一禮典而書者數四則禮典不可以輕行矣舉一政事而記者再三則政事不敢以輕舉矣於分曹列局之間有隱然警敕之意此其感悟君心關係治體皆祖宗深長思慮之所寓而豈苟爲是贅員也哉

國史具存典法○司馬文正之進讀而以不變法爲守成之要蘇文忠之上疏而以行其實爲取法之原二公者先朝偉人意其竭誠圖事開口進規必有非常可喜之說驚人駭俗之論顧惟在於杜紛更之法行祖宗之實何爲然哉蓋天下之治有本末於其本者先之末者後焉則道揆明於人主之

心法守付於有司之職而天下之利病不難見矣否則隨時而爲之設謀因事而爲之畫策內而政事何者不當圖外而攻守何者不當講弊弊於事爲而力已勞矣是以商邦之未靖鬼方之未庭傅說所以未暇及而三篇之作拳拳於監成憲之言淮夷之未寧戎兵之未詰周公非不之慮也無逸之陳必以我周先王抑畏者言之蓋使高宗惟成憲是監成王惟先王是法則伐鬼方治戎兵特餘事爾茲傅說周公所以善言治而司馬公蘇公即是意而獻言先朝也

稽古偉議 古者以史傳後〇古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夫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此豈無載事之史而不復因之者謂其世遠而難信也楊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

灝爾周書噩噩爾書即史文之訂定於夫子者也一經夫子之手而當代之史遂爲萬世不刊之典必之有足據也如此哉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嘗慨念典禮廢墜欲從而正之杞宋者夏商之後也意其文獻之有足據也及其後代不振而無足稽據故嘆惜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惟魯秉周禮見稱宗國夫子拳拳望魯有一變至道之言是知備文獻於史策則後來者猶有所稽考苟以史策爲不必錄則自三代而至春秋何爲國各有史史世其官編輯以成而詔後世哉

春秋因乎魯史○春秋一經吾夫子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

也雖云筆所當筆削所當削皆有義存乎其間然惟其有魯史之舊文也是以夫子得從而筆削之也大凡國之有史所以記一國之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其本國之史也春秋魯史也備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會盟征伐朝聘燕享與夫政事之設施必有秉史筆者以紀錄之是何其纖悉之必錄耶蓋有登載是者斯有潤色是者有纂輯是者斯有修飾是者魯史猶律之有按也是非已具春秋猶律之斷也從而是非之向微魯史夫子雖欲修春秋何所據而筆削之乎以是知董狐南史之輩真聯明之日月有功於後世者

法祖嘉猷祖宗崇重國史○國朝因仍舜憲崇重史職有日曆有時政記有起居注而又有所謂會要玉牒非爲書之繁

也有國史院有實録院有敕令所而又有會要玉牒所非建
曹之多也提舉以大臣監修以輔臣而編脩檢討又以侍從
臣非分職之廣也大抵爲書繁則史事備建曹多則史筆公
分職廣則史才衆苟深得夫祖宗深長之思則昔人所謂日
曆時政催同供報亦無害也熙寧增損而慶曆之書備乾道
刊正而熙豐之史成存諸典册以俟後人直未晚耳特患典
史非才秉筆失實紀載雖詳而無補於傳遠垂後耳
國朝信史明備 我國家盛德茂功上配天地下追帝王模
寫編書雖其人乾德中始命趙韓王監修國史修撰之外
後有編修校勘之屬不過抄録報狀以論次之而已承五季
之弊文風萎薾所謂鍧鏗炳燿之作猶未大振也而我藝祖

旋乾轉坤之盛烈磊落軒天地豐隆冠古今亦不待彫刻藻繪而後彰也謹書其實以俟後聖人固已煥然矣其後命中書省院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則有開寶之訓别記言動為起居則有淳化之制其他如實録會要有書至於刪華大事則尊為玉牒一書以總其凡蓋國家之鉅典也祖功宗德煌乎休哉

御製贊曰 史昭帝王功德○大哉帝王之功德其猶天地之造化乎昭哉史牒之鋪陳其猶假象緯以觀天即山川草木以觀地乎天文不著則大道不明地理不詳則地道不察帝王之史不實則煌煌盛德巍巍大功何以昭無窮而示罔極哉典謨之書二帝之史也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內睦九族外

叶萬邦無一言之非實也於是可以見堯舜之盛訓誥誓命之書三代之史也君臣上下之議論古今前後之因革無一之非實也於是可以見商周之烈當時為史者皆聖賢之流不惟其事惟其心不惟其粗惟其精揚休厲美爛如日星賁若草木渾灝噩噩猶濯江漢而暴秋陽也此豈後世所能彷彿者哉

史法史意之別○且不虛美不隱惡朴而不華質而不俚非子長之史乎而後生擢居首選光業抑歸末章未足以為子長病不詭激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非孟堅之史乎而褒貶既言剽而申之未足為孟堅瑕此二人者有史之才而得史之法者也若夫叙事立言揚善懲惡此温公之史也而

亂原四皓之事所以不取之者固自有所權衡耳上系左氏下該衆史此溫公之史也而于雲文若之事所以亦錄者固自有所斟酌耳此文正之通鑑有史之識而得史之意者也史筆以公自見○且夫乾淳之問學熙元之議論或合堂而異席或各轍而同歸固也然遺言逸事流落人間故老尚存縱指可辨以公而紀之奚其雜野史雜記多恩怨好惡之言使述諛碑多故吏門生之筆固也然事迹未陳耳目相接眞者可述僞者可刊以公而斷之奚其雜泰禧則已近嘉定則尤近得失或關於時諱否臧多礙於世家固也然酌公論以抑揚則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可也何難於直遂乎故簡散龐史文猥併有十數語而昭彰有千萬言而黯黮固也然揆公

道以折衷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可也何難於取辨乎

綺語驪珠

尊祖宗已成之書不若法祖宗已行之事
集祖宗未備之典不若伸祖宗未遂之心
紀載不備常起於觸忌之太深　挽回公論直筆不阿
議論失真常生於回護之過甚　闡明公道大書不忌
發揮雄文以闢金匱石室之藏　討論故典親擢儒臣
紬繹舊章以備廣廈細旃之講　訂證成書尊禮名德
鋪張洪休揚厲偉績祗具文也　權衡一定毫髮不差
講明舊典衹爲新攷乃良圖也　簡册一書丹青益炳

有直述而無依違　紬金匱石室之藏
有實錄而無顧忌　續蘭臺東觀之筆
以之述既往詔方來可也　年月日時寄諸翰墨
以之誅奸諛發潛德可也　起居言動載諸簡編

當今纂集作史當勉其難○甚矣秉史筆者之難其人也方今鴻儒碩士緝成鉅典鋪張先朝之舊章續述聖皇之善政甚盛舉也重矩疊規日星燿燦錦纏金軸丹青炳煥或合堂而異席或各轍而同歸講聞有限則聽遍意見先入則多偏野史雜記多恩怨好惡之口濫述諛碑多故吏門生之筆若是者固難也抑不止是好惡或關於時諱否臧多礙於世家疑能否私婉必損實此其難於直遂者也故簡散厖史文猥

併心胷之隱微易掩事緒之糾結難疏此又難於獨辨者也向非知道守節有才之士則是數者未易任也蓋古者天子有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成王剪桐之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此記言之史也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此記事之史也愚又以知秉史筆者不可一日而忘警戒君心之道也

作史當法其難○大抵史筆之高下當以心術論而不當以世變論子長論述尚文景武之治而史館諸公揚厲光寧兩朝之美則其時之久近與子長同子長編擘三千年之事而史館諸公撰述數十載之書則時之久近與子長異然指世代之近者以為難於措辭之微婉異世代之遠者以為難於

登載之詳盡則君子以爲未然也何者作史之難易不在於世代之久近而在於心術之公私于長紀高惠文景之朝其心出於公則折衷無不得其當寫建元以來之事其心出於怨則譏議未免失於過此已然之驗也今之紀功述德者果能鑒于長之失而持之以公道則泰禧之盛典平心以叙述嘉定之近事公心以鋪張果何患於講聞之弗遍意見之多偏乎子長於禮書樂書之作其心出於公則辭雖略而事不遺於平準貨殖之筆其心出於激則事雖詳而辭頗費此往事之證也今之濡毫吮墨者果能去子長之短而秉之以公心則淳乾之問學大書而屢書熙元之議論特筆而屢筆果何病於時諱之難觸事緒之難信哉

領史當盡其職○恭惟皇上不自神聖篤意史牒聿求多聞往者西州宿學賁然來思爰命參領東觀著作翩然求去俾之自隨大典有屬汗青有期甚盛舉也然愚謂權史職易持公心難以曾公肇之文學見稱士類猶謂議論不及文章以蘇公軾之才何施不可而一時朝廷猶不以之修起居注今之寵任可謂極矣其可狥一時之好惡而不直筆乎其可顧一身之利害而不實録乎是必持金石之信心而後史可作明君臣之大義而後史可作是是非非以示萬世之勸懲而後史可作不然筆而不直録而不實豈惟上負天子抑且下負所學矣

主意批語　史才互相詆訾○嗚呼自獲麟以來僅有廷固之

實録耳自遷固而下幸有文正之編年也文正之史當與春秋同科豈止遷固之史云乎哉雖然文人相輕自古固然此皆敝帚千金不自鏡之患耳班固以遷之史是非頗謬於聖人而後人又以固之史不叙殺身成仁之美至於通鑑編年之書乃有患其叙述太詳汨没義理者何工於議人而拙於議己耶上方以修纂之責屬於才識之彦作宋一經垂之無窮誅已往之奸諛發幽秘之潛德愚也且欲秉筆以踵執事後無曰游夏不能措一辭

史筆直道難伸○雖然人主無私心則史臣得以伸其學大臣無偏心則史臣得以盡其心順宗實録成於昌黎庶幾行其學矣而竄逐迄無全書則雖有此學如不用何宋璟激義

吳兢直書可謂極其公矣而張說然之爲甚則雖有此心如不遂何厥今明良相逢萬無此弊區區之私深感史筆之難而天顡之嗚有不能自已惟執牵軰恕其狂斐

故事源流

引用事料 玉牒〇玉牒之制何始乎自漢重石籍之掌未聞玉牒之名也其玉牒之號肇於唐之間成爲書一百一十卷李衢林寶所撰也其制玉牒圖譜皆别置院隷宗正寺有修圖譜官掌於宗正所載止於宗屬昭穆而不書大事開元以來世遠親盡者疎戚混淆而譜系之外惟叙混元皇帝一事而他闕不録

本朝玉牒之修其初則爲宗正編籍至其後又增其月日仙

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支屬籍爰及紹興乃合三書而一之錫名仙源慶系屬籍摠要其所修之日在咸平中新修皇屬籍三十三卷迨至太中祥符始命名曰皇宋玉牒遂以御製聖祖降臨記冠諸列聖玉牒之首寶元間上皇帝玉牒凡二卷康定間上列聖玉牒凡一十二策熙寧間上仁宗英宗兩朝玉牒各四卷至政和宣和間其書大備中興以後又嘗再修矣其玉牒舊例所書之條凡十有一其在紹興以來臣僚所定之例凡皇子出閤公主下降封建皇子再拜妃主天地宗廟之祠祀天子之循幸宰相之除罷蕃國之入貢凡大刑罰大慶賞之事係朝廷大節者皆書之至於置局藏籍之所咸平時始纂於秘閣祥符建殿于新寺又修於編脩

院之西閣嘉祐則脩於宗正寺𢇁熙寧則以隷宗寺紹興中
間始特建纂修之所旣而用元豐之舊制併於宗寺屬籍之
樓建於咸平慶曆之堂創於景德此其大畧也
寶訓○寶訓之書其在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
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本朝仁宗時王曾監修國史請采
太祖太宗眞宗事迹別爲一書如唐貞觀政要凡三十卷號
爲三朝寶訓類苑明道元年監修國史吕夷簡上三朝寶訓
自論政體至撫夷狄凡三十卷神宗元豐五年宰臣王珪言
天聖中修眞宗正史成別録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
宗英宗兩朝寶訓詔祕書省著作局依例修進差林希及曾
肇自孝德至治夷凡二十卷哲宗元符三年詔史院同修六

朝寶訓會要又合爲七朝寶訓至紹興間神宗以後寶訓之書始成　嘉定六年進呈高宗寶訓有合行申請事件欲乞依嘉泰二年進呈高宗實錄等前後已得旨推體例施行

會要○會要志之所祖也所以原典故之本末而書之所未盡者莫不悉其源而書之唐德宗時蘇冕始撰會要四十卷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太祖建隆二年王溥等采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一百卷詔藏史館賜物有差　溥

本朝倣唐會要之作始於仁宗朝有帝系之篇后妃之表五禮則記之食貨則記之方域則記之儀制與衛則又記之以制兵刑之異其目崇儒選舉之殊其科運曆瑞應之二其序其體制然也其凡二十有二門而分之其別八百五十有五

自建隆而至慶曆凡百五十卷則進於章得象由慶曆至熙寧凡三百卷則成於王珪至崇寧政和置局修纂宣和初已進一百一十卷餘四百卷已就緒第覬賞者始欲以次第來上一旦罷修識者爲之歎息其本末源流備見於此

實録○實録者以其不虚美不隱惡故楊子雲稱馬遷曰實録自唐以來紀述詳備二十七部之所藏者三百四十五卷知幾之録所不著者四百五十七卷梁之三卷謝昊五卷太清十卷唐高祖十卷撰於敬德脩於房玄齡刪於許敬宗太宗既有敬德顔嗣玄齡所修二十卷矣而與長孫無忌之四十卷並行高宗已有許敬宗之三十卷而與令狐德棻之所撰吳兢之所續韋述之所作皆有三十卷並録開元已有

四十七卷人以張說二十卷元宗之百卷並藏下至肅代敬穆之君或三十卷或四十卷或出於令狐或撰於蘇景嗣陳商建中之十卷憲宗之四十卷潤色於旣濟父子之手德宗之五十卷順宗之五十卷則粉澤於蔣乂韓愈之筆下而文宗武宗之世盧耽之四十卷韋保衡之三十卷紀述之備如此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命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録五年史館上太祖實録五十卷真宗時若水等上太宗實録咸平二年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實録仁宗初命李維等修真宗實録仍諭以一朝大典當謹筆削之意熙寧元年錢若水所上十八卷天聖二年三月癸卯李維晏殊所上百五十卷熙寧二年冬王珪所修二百卷哲宗元祐五年命修神宗實録六年

呂大防等進神宗實錄紹聖三年重修神宗實錄書成高宗
實錄起建炎元年之正月迄紹興三十二年之六月三十六
年之事二百三十卷之書炳若丹青此祖宗紀錄之數也
實錄辨誣○本朝高宗紹興六年史館脩撰范冲奏近重修
神宗朝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准聖旨別爲攷異
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
帝實錄着其議論多有詆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
據其明亦乞別爲一言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爲名從之
日曆○日曆亦編年之體也本朝太祖開寶七年知制誥史
館脩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
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

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旋送史館近世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歷樞密院鈔録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望自今凡有可書簡册者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鈔録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纔
太宗興國八年直館胡旦復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曆自後因循廢缺史臣無憑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歷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録送史館上采其言纔淳化五年史館修撰張秘言伏覩聖朝編年謂之日曆惟記報狀略叙勑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弛張汗簡無聞國經曷紀臣欲請置起居院左右史職以記録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

館以備修日曆上覽而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
時政記○本朝太宗太平興國中右補闕直史館胡旦上言
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憲宗嘗御延英問時
政記記何事時李吉甫監修國史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
授史官之實録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
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
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起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記是也上
曰間或不修何也曰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
罷而事寢賈耽齊抗脩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
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太平興國間雖有時政
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端拱元年中書時政記差樞密

二人同共鈔録自後樞院事皆送中書同脩為一書而授史官樞密時政記始此景德元年始以云時政記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李昉奏請以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後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

聖政○真宗天禧四年宰臣等言陛下臨御以來功業隆盛望令中書樞密院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為聖政録從之令錢惟演王曾編次丁謂等參詳孝宗序光堯聖政曰進而得之訏謨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率而行之庶幾於治

、國史二　編修正史　以事當實録立說

策頭 妙選儒臣建置史局不當拘其設官之名纂緝故典紀録時事要當盡其作史之實夫操觚秉筆記言記事以史名

官者職至衆也朝廷隆之以禮貌畀之以清華寘之以親近或以左右名或以編脩名或以檢討名若小若大固有常員或分或合曾無具位豈徒侈其虛文而已哉得失則書善惡則書理亂則書年月日時寄諸翰墨起居言動載諸簡編蓋將以發祖宗之休烈垂子孫之懿範也

策畧 粤昔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世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是固非後世所能及降及後世紀漢代之史炳炳而可觀者以有班馬任之唐之韓愈嘗欲作唐一經而卒不果此唐史之所憾也肆我國家列聖相承治功赫奕而紀載之詳視典謨有光焉自今觀之我朝之制有紀載之史有修撰之史曰時政曰起居注記載之史也宰臣爲監

修從官為脩撰餘官為檢討監脩總持大綱檢討惟專檢閱所以專史職者修撰而已而修撰之名目不一合記注而係之以年月者日曆也合奏報門而分之者會要也採記録之所及備記載之所不及者實録也而國史則旁搜摶取較定是非列爲帝紀志傳者也有玉牒以記其大事有聖政以書其盛美有寶訓以珍其可行其書詳矣其事重矣

瑶編寶帙粲如日星大簡小牘等諸天地竊嘗斂容正襟拜手而觀之俯伏而誦之不惟見列聖之盛德抑又見累朝作史之實眞足爲萬世法也秉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我太祖必疑史官書之孰謂其隱惡乎李宗諤以承相流之子疑其子爲父隱不使之修史孰謂其史有所避忌乎隆興中胡銓

且有人主不覩史之請孰謂其不直筆乎盛典具存輝煌今古作史之實班班可攷顧不偉歟

嵩自置院於淳化立殿於崇寧補官於紹興而史之書益崇自纂集編之學士提領委之宰臣或隸之祕書省而史之職益繁自殿之並立有制事之直奏許前或立西南隅或留身奏事而史之筆益重瑶編寶帙粲如日星藻詞榮也耆儒宿學假以歲月重成書也編摩告成假以優寵示尊敬也祖宗之隆重者如彼今日之隆重者又如此則居是職者毋雜於文字之間可也秉是筆者當公於是非之書可也苟過於雜則時政有至累年而不修遺逸有百四人而不録缺於搜訪書猶假於重脩者是也苟溺於私則薄神宗而厚安石有之

矣謗宣仁而黜司馬者有之矣毀譽徇情褒貶失實者是也

事目本朝乾德初制首以趙韓王監國史脩撰之外復有編修校勘之目校勘編修隨事創制不一仁宗天聖五年監脩國史王曾言吳兢於實錄正史外錄太宗與群臣對問之語爲貞觀政要今欲採太祖太宗眞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爲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編仁宗天聖七年上謂王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諭史官詳載之天聖八年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于崇政殿初太祖太宗正史帝紀六志五十傳五十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眞宗史成增紀爲十志爲六十傳爲八十總一百五十卷故事史成由監修而下皆進秩而夷簡固辭之編神宗熈寧元

年十一月史館修撰司馬光言承乏史官竊不自量私慕古人欲振國史事實旁采異聞叙宋興已來訖於近日百官沿革公卿除拜倣漢書舊法作大宋公卿表以備奏御使於省覽從之會要熙寧中詔曾鞏令所擬修史格宜止如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宜止倣前代諸史脩定或欲立義例即先具奏續長元豐四年手詔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其見修兩朝國史將畢與三朝國史通脩成書宜以鞏充史館修撰仍詔鞏管句編修院　元豐五年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以上曾鞏等進之續長

通鑑（附）以書關治監立說

按頭作史有體不當泥於節目去取之微史觀有法惟當考

其治亂廢興之大知此則溫公通鑑一書可得而論矣嘗觀通鑑之作自周之威烈以迄五季上下千有餘年凡君臣之得失世道之盛衰下至閭閻畎畝苟有一善寸長靡不登載而公亦謂平生心力盡在此書蓋其編年法度上繼麟經之絕筆而非遷固而下紛紛者所敢望也當公之秉是筆也受命於英宗成書於神宗冠以御製奎文之序錫以資治通鑑之名我神宗豈徒以示崇儒之美觀哉蓋嘗恭讀神宗聖訓有曰亂賊奸宄厥有履霜商鑒不遠在夏后世大哉王言其知公之所以用心者乎然則考治亂興廢之大而不泥於節目去取之微此正神宗通鑑貽謀燕翼之本意也

策問 若昔司馬溫公則復編年而去紀傳者也叙事立言勸

善懲惡法春秋之筆削係左氏之卒章其深意所寓誠自漢以來作史者不能發也舉數千百年之事萃於一書其義精矣至如憔悴於江濱自沉於汨羅非明哲保身之道倚重於四皓羽翼夫太子有縱横刼制之術豈在所當取子雲黽勉於新莽之仕危行言遜愛其身將以有待也而豈終事莽文若初心有管仲相威公尊周室之義洽其不如所料則以死自期其志亦可悲矣豈容遺其深意而徒以例責之哉昔之善論史者以爲作史而拘於例如刻木爲人而衣之以衣非不相似也而望之則無精神容采之光作史而妙其意於例之外則精神之運容采之發自有非凡例之所可拘者也由是觀之作史而有精神容采之運則編年可也紀傳亦可也

當執定例以議公史也

愚嘗拜觀國史高宗皇帝之覽通鑑也必取其有益於治道孝宗皇帝之讀通鑑也則知其尤切於人主至哉通鑑一書眞我祖宗之所潜心者也主上若稽古訓道遵洪猷留神是書亹亹不倦所謂前代之元龜必知所須會於心矣君臣切摩之義不必他求也邇者言路四闢忠藎畢納廟堂諫垣之選有得於房杜之密勿魏徵之剴切者矣天人應之證說不必他求也邇者天威示警君心祗懼轉災爲祥之速有得於仲舒三策之陳劉向災異之跡者矣收覽權綱登庸賢俊而威福盛衰之論得考核功實更新弊政而規模利害之說行凡是數端不惟有得於温公著書之妙亦無愧於神考 書序

之所述矣
近世朱文公通鑑綱目一書似温與公異其去取然皆是也温公以魏繫漢非黜蜀而正魏也蜀之晚興而先亡故託魏編以年耳文公易之取蜀黜魏蓋昭烈漢之裔也名義之必正文公未爲有異於温公乃互相發明者也温公以梁先河東非黜河東而正梁也梁接乎唐之後故因梁以紀事耳文公反之取河東而黜梁蓋河東唐之藩臣也名義之必正文公未爲有異於温公乃互相表白者也商山不紀於通鑑以身將隱焉用文之之義綱目取之以其納約自牖能開悟其君也蜀師以寇書於通鑑彰陳壽曲筆孔明之罪綱目正之以春秋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不徒以盛衰強弱論也要之皆

有意義存乎其間正猶良醫用劑妙其用於方法之外而意
契矣疾終不失爲良醫也
[illegible]神宗御製通鑑序其所以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
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
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教條斷之以邪
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
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
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熙寧元年司馬光進讀通鑑儀秦事曰臣存其事於書者欲
見當時風俗專以辨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所謂利口覆
邦者也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二年讀通鑑曹參事上

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　高宗建炎二年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上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為禮六年上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媿）孝宗乾道三年洪邁對選德殿上曰此殿朕所作也獨以間暇取尚書通鑑孜孜而讀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選德殿記）三年上曰朕惟愛資治通鑑每斷一事不過數語而意足理暢芮輝奏通鑑最切實學上曰此乃萬世不刊之書而於人主尤切（跋）聖晦庵作通鑑綱目序云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

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有感於斯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